

母亲的“战争”

文/焦淑梅

尽管是地地道道的农妇，母亲却以一种无明显自我意识的倔强和大度，总能化解生活中迎面而来的困难。

母亲的“战争”，在于她对落后习俗的反抗。母亲笨嘴拙舌，说不出女孩念书有啥用，但她清楚女孩不念书会活得很辛苦，会是男人的附庸。那时，村里人觉得女孩念书没用，就算出息了将来也是给婆家挣钱。我的几个玩伴小学毕业后大人就不让念书了。在我高中每周末骑着那辆经常掉链子的破自行车，奔走在学校和家的路上时，村里的很多女孩已摇曳成庄稼地里的一株农作物，一眼能看见她们的将来，我有说不出的心酸。父亲也曾想过让我早点辍学，但我母亲坚决不同意，两个人斗得像乌眼鸡似的。是母亲，以一己之力和当时落后的习俗作战。我上了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城市，过上了母亲梦想的生活。

上高中时，最怕学校在正常的书本费之外收资料费。高三那年，断不了有老师拿着押题冲刺之类的书，我想订，但是内心纠结，家里每月的开销，母亲盘算精细。我父母间的“战斗”，多是因为钱。一本课外复习资料最少也需5元多，我怎么开口？

那日，母亲下地回来，从大瓮里挖出几瓢玉米面，袋里倒出一截子糠皮，搅拌均匀几大盆猪食，端着，一趟趟地往猪圈跑，侍候那三头嗷嗷叫的猪。她侍候猪一点不马虎，糠与面的配比拿捏到位。我想，母亲真是心大。因为就在今早，她和我父亲还因我要订书费的事吵架。此刻，她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丝毫不乱。父亲那凶神恶煞的样子真令人恼火。我气愤填膺地问：“你们咋不离婚？”她愣了一下，鄙夷地看了我一眼。我那么问，是想表态，如果他们哪天过不下去，我坚决跟她。看着母亲现在的样子，我心里骂自己：“咸腌萝卜淡操心！”

后来，终于晓得了我母亲和我父亲婚姻诞生之谜。据说，奉媒妁之言见面，我父亲张飞一样的相貌被我姥姥看中。之后，他借了辆破自行车就把我母亲带回了家。我姥姥有私心——如此长相彪悍的女婿，都不用开口，往那一站就是武器。院里那些七七八八的邻居、邻居们那几个野蛮的小孩，谁敢欺负我小姨和小舅？我望着母亲那早早就打了不少褶子的脸，心里一阵狂笑：“还不是你当初看上浓眉大眼好青年？”

母亲的“战争”，是她面对突发事件时表现出的淡定。那次，她表弟的儿子娶亲，却没把宴请的帖子送到我家。我父亲气不打一处来，骂：“白眼狼，他缺盆要铲，就记得找上门了？”说罢，挥舞大铁锤，叮叮咚咚地敲打起铁砧子上烧得通红的铁片。他涨得紫红的脸不只是劳累所致，更藏着一份对自家女人跟着自己被轻视的惭愧。他会难得地对我母亲温柔一句：“喂——你去歇歇去。”“喂——”是他给我母亲最温柔的情话。我母亲望向父亲，说：“咱大妮出嫁时不叫他，不就得了？”说罢，目光转向我，仿佛我就是他们可以扭败为胜的棋子，给他们无限底气。

日子如溪水，哗啦啦向前流去。某日，敲锣打鼓，漂亮的新媳妇嫁我弟，母亲又开始腿脚轻快地迎接新妇，端茶倒水、任劳任怨。估计新媳妇不曾多想什么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新人特有的尊荣。大约半年后，我父亲朝我兄弟开炮：“你老婆是仙女，我老婆就是下人？凭啥我老婆侍候你老婆？”一番话石破天惊，家里顿时乱成一锅粥：母亲又是哄儿子又是哄媳妇，劝罢男来又劝女，好一通口舌，方化解一场风波。好几天她和儿子儿媳同仇敌忾，做不理我父亲状。我后来想，我的父母挺会演戏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弟一家自立门户，其乐融融。

小门小户、庄户人家，因了我母亲的“战争”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如今，我亦为人母，越发明白我的母亲她的了不起，值得敬重。

编者按

母爱，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。刚过去的周日是母亲节，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感恩母亲。我们从来稿中摘选3篇，读一读他们笔下与母亲相关的爱的笔记。

母心无线电

文/刘诚龙

晨曦初露，太阳刚刚挂在东山顶上，我姐气吁吁跑来我家。那天我在家，于阳光房泡一杯早茶，看一场日出，我姐风火火打门，把我吓得不轻。我姐嫁得不远，回家如串门。但何急事，不过晨？弄得人心惊肉跳。

我姐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看到父亲。父亲呲着嘴，对她说脚踝那地方钻针似的痛。我老家称这叫“送梦”。父亲过世多年，从没送过梦给我。也许不是送什么梦，恰巧而已，周公解梦的解释权掌握在周公手里，仿佛灵魂与灵魂间接通着无线电，亲人间似也相通。

父亲其心有无无线电无从判断，母亲其心有无无线电是一定的。母亲八十多岁了，某日，晨曦初露，我姐气吁吁跑我姐家去，我姐正牵着牛，准备去早牧，远远看着我姐匆匆身影，赶紧请进屋喝茶。老娘上气不接下气说：昨晚心慌得很，你打电话给平宝，看他有事不？

平宝是我小时昵称。我姐打电话给我，那时，我正在医院病床上，鼻孔插着氧气管。母亲心慌的那晚，我跟妻子说：今晚若不去医院，我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把堂客吓得魂都落了，赶紧陪我去医院。医生说，心率这么快，时间久了，心脏会猝停。

我把我姐哄了，我姐把我娘哄了。我娘听说我没事，茶都没喝完，拄着棍子，笃笃悠悠。泥泞土路，我姐要送我娘，我娘坚拒：我有的是力气，走路稳得很。我娘来时脸色寡白，回时脸色红润，那样子，稳稳地走冬风十里。

过了几天。我娘又去了我姐家。这回，我姐去了她女儿家。母亲又跟我弟讲：打个电话给你哥，看你哥有事没。老弟打了电话给我，我说没什么事。母亲转去菜园子，剥白菜外面几层叶子，剁碎，喂鸡。母亲喂了很多鸡，看重的是鸡蛋。土鸡蛋有营养，每次回家，母亲给我纸盒子装鸡蛋。母亲刚摘一两苑，丢了叶，过来跟我老弟说：送你到你姐那，我要去。你不送，我自个去。老弟拗不过，放了手中事，开车送她去。

没落座，母亲跟我姐说：心里慌得很，给平宝打电话。姐说，喝口茶，娘说，先不喝；姐说，么子事急得茶都喝不上，娘说，打电话，要能看的。这天，我已从市里医院转到省城来了。我姐打我电话，妻子接了，我没力气接电话。母亲非要看看我，没法，我跟护士说：先拔下氧气管，护士说，拔不得。不拔，我娘看到我鼻孔插着那么多东西，定然吓着。管不了那么多，拔了，我跟母亲说，没事。母亲说，真没事，好了好了。

当时我心率平稳，却患上急性肾衰竭，正在透析，住院有些时候了，吃不下饭，轻了近三十斤。好在老娘眼昏花，看不出我脸瘦。若是看到我南瓜脸瘦成驴子脸，母亲会跳脚的。

这次住院，最先谁都没告诉，也不晓得谁透的风，姐、妹、弟，都晓得了。我说了，莫告老娘。告老娘，没事都搞出有事来。我娘眼不明，心乱跳。隔两三天，就要他们给我打电话。我在医院与母亲说、与姐妹兄弟说没事，他们都信了，只有母亲不信。

我心疑惑：老娘心头装着无线电不？好像还是专线，通着她子女身上，越老信号越强。送梦、算卦，想来是安慰，但母亲心头安着专线通子女，真也。

美食介绍家

文/谢永华

妈妈是属马的，今年七十了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是一匹辛苦的马，需要不断地奔跑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的生活。

在我们家，大小事务都是我妈妈说了算。比如，什么时候卖猪，哪天喊砌匠师傅来修房子，哪天去后头园里除草，都要我妈妈开口才搞定。妈妈不到一米六，皮肤黑，微黄有点细软的头发不情愿地搭在脑壳上。而高高瘦瘦的父亲，即使每天在外劳作，皮肤依然白皙。妈妈虽外表上不及父亲，做事却比父亲麻利多了，脑瓜子也灵活得多，家里卖猪卖黄花等进出账目，妈妈从来没有算错过。妈妈常对父亲说，干农活还穿白衬衣，讲究个啥。每次父亲都只是裂开嘴巴笑笑，也不反驳，默默地做他的事。

我们三姐弟出生后，父亲有段时间身体不好，卧床休息的时间多，那段日子是母亲最难熬的。她不但要照顾我们姐弟，还要照顾父亲；既要到田间地头忙碌，又要管栏里花猪。她每天迎着朝霞出门，背着月光回家，好多次我从睡梦中醒来，看到妈妈还在边抹泪边做事。生活的艰辛过早地衰老了妈妈的容颜，不到四十岁的妈妈，脸上已有很多皱纹，白头发也悄悄地钻了出来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每次回家，妈妈摇身一变成了美食介绍家。“永宝，这鸡是妹妹家喂的，吃的是青菜和谷子，味道蛮好；这鱼，也是妹妹从塘里捕上来的，自己家喂的鱼，天天扯鱼草，从几寸长喂起，味道不错；这盘龙虾，妹妹龙虾塘里捞上来的，她那里有七八十亩龙虾塘，每天出的龙虾不少，餐馆老板都抢着要；这米，妹妹家种的稻谷，是自己的剥谷机剥的，煮出来的饭也好吃点……”妈妈就是这样，每次一上桌，就免费帮妹妹家的东西打广告，然而这免费广告，总是让我食欲大增。

吃完饭没多久，妈妈便端着一杯蜂蜜水过来，永宝，这是你妹妹家的蜂蜜，要不要来一杯？我的娘哎，我的肚子还是饱的，等下再喝好不好。妈妈说，这么好的蜂蜜，你还要等？这可是好东西，既润肠通便，又能镇静安眠，营养丰富。妈妈用询问而渴望的眼神望着我，这架势，好像我不喝都不好意思。来一杯吧，我话音刚落，妈妈变戏法似的从厨房里端来一杯蜂蜜水。喝完蜂蜜水，我开玩笑地跟妈妈说，你这样卖力地为妹妹家的东西打广告，要收广告费哦。妈妈白我一眼，回道，让你白白喝还不领情，不过你说得有道理，等下次你妹妹再送东西来，要她发个红包再开门。妈妈说完，忍不住笑起来，脸上的皱纹也被笑声吓跑了，人也显得年轻了。

临我要我走的时候，妈妈又开始介绍她种的蔬菜。“永宝，这葱是胡葱，别看它们长得斯斯文文，放点到菜里香得很；这莴笋和萝卜，一个绿一个白，一个香脆一个清甜；这白菜，自家种的，味道纯正，健康营养……”岁月荏苒，妈妈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漂泊在异地的我，总是在每个深夜想起妈妈，想起她曾经的泪水以及对美食的介绍。

